

聖堅勝意樂品大乘經講記

第一堂



講者介紹

堪布確英多傑是一位學問淵博的藏傳佛教學者，他擅長以讓人耳目一新又生動的方式來解說佛法。

他是已故的堪千貢噶旺秋仁波切（Khen Rinpoche Kunga Wangchuk）和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H.E. Dzongsar Jamyang Khyentse Rinpoche）非常虔誠的弟子。他在 1992 年進入宗薩佛學院，並於 2002 年獲得堪布頭銜，並於 2004 年獲得相當於佛教博士學位的堪布學位。此後，他繼續在宗薩佛學院任教。堪布在 2008 年至 2012 年期間擔任佛學院的副校長。2013 年欽哲仁波切任命他擔任至佛學院校長，直至 2016 年。此外，2010 他被任命為薩迦法王子無變金剛仁波切的老師。

2011 年，欽哲仁波切請堪布到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擔任訪問學者。之後欽哲仁波切就繼續派堪布至世界各國，包括亞洲、澳大利亞、歐洲、北美和墨西哥等國教授佛法及帶領實修課程。他豐富的學養及對佛法的深刻體悟讓參加過堪布課程的學生都感到受益良多。





聞法首重發心

首先，請如同平常所強調的，具足最殊勝的菩提心動機而聞法。思維：無論如何，都要令等虛空的一切有情眾生獲得饒益，令他們得到究竟安樂的圓滿正等覺果位。為此，我應當聽聞大乘法要《聖堅勝意樂品大乘經》。我們今天發心聞思的這一部經典在經部之中，應該算是最深的經典。

大乘經中了義教法

整體而言，佛世尊所說的法藏可謂多達不可思議，而這些不可思議的教法，如果加以歸納的話，主要的內涵是教言之法。教言之法大致可分為二類：一類是大乘教言，一類是聲聞乘教言。可說佛陀的一切話語不出這二者。在二乘之中，此經屬於大乘經。

在大乘的佛語之中，佛陀為了順應所度化對象的智慧差別，也宣說了所謂「不了義經」以及「了義經」這二類。其中，本經屬於了義經典。所謂了義、不了義經的差別，可按佛在《月燈三昧經》當中所講的標準來做衡量：「於了義經常宣暢，如佛所說而演說；若說我人及眾生，即知方便為引接。」佛陀在該經當中提到，假使有某部經典，它的所詮內容主要是世俗諦的話，是屬於不了義經；如果它的主要所詮內容為了義、勝義諦的教法，則屬於了義經。準此，由於此經《聖堅勝意樂品》它是屬於主要宣說了義、勝義教法，所以應視之為了義經典。

了義精華宣說如來藏

了義、勝義教法作為主要宣說內容的經典，可按它們的說法方式分為二類：一種是著重強調「諸法離戲空性」這一層面的了義經，另一種是著重宣說勝義諦的本性是「明空雙運」或如來藏法性的了義經典。在藏地許多的祖師學者們都將這部經典視為宣說精藏精華教法——如來藏、如來法性——的經典。

補處菩薩慈氏怙主彌勒他造《大乘無上續論》（《究竟一乘寶性論》）時，用了「七金剛句」來做抉擇了義經。所以這部經除了是經部之外，按照《無上續論》所講的七金剛句，這部經是側重抉擇如來藏的經典。



之所以透過七金剛句來抉擇如來藏的意趣，主要是因為佛經當中有太多關於如來藏的教法，極其難解、深奧，我們僅做聞思是無法通達的。註釋者無著論師將怙主彌勒的意趣、經文加以歸納以後，成為「七金剛句」。他在解釋七金剛句的前三金剛句，就是「佛」、「法」、「僧」時，便提到「應閱《堅勝意樂品經》而了知」。

聞思修以通達

這一部經的內容極其深奧。我們固然需要透過聽聞與思辨而理解本經的意義，並藉此遣除增益、損減等不利於理解的因素，但是仍須進一步地透過修持，以實修的方式去體會其中所闡述的內容。僅憑聞思是不足以通達此經奧義的。

話雖如此，但佛世尊又是如此的具足善巧與方便，他所說的教法是文巧、義妙的。所以當他在宣說如此甚深的法要時，在文字閱讀方面，我們並不會覺得過於難以親近。

經題說明

講解本經時，我們同樣按照平常講經的規範，從經題、譯禮、正文、跋文等四項來談。

聖堅勝意樂品大乘經

首先是經題。如同一般的經題，它會先寫梵文的轉寫，然後再來是對應梵文的藏文經題。本經的梵文經題是 *Āryasthīrādhyāsayaparivartanāmamahāyānasūtra*，藏文轉寫為 *'phags pa lhag pa'i bsam pa brtan pa'i le'u zhe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漢譯為《聖堅勝意樂品大乘經》）

本經是以請法者的名號來命名的經典。由於請法者是一位菩薩，名號為「堅勝意樂」，他又是聖者菩薩，所以就加上一個「聖」字在上頭（同時也表示本經為大乘經典），所以他的名號也叫「聖堅勝意樂」。本經是在他請法下而有的，所以叫作「聖堅勝意樂品」。在大小二乘當中，此法屬於大乘經，所以後面叫作大乘經。



譯者頂禮句

頂禮一切佛菩薩。

接下來是譯者所造的頂禮句。此處用了「頂禮一切佛菩薩」，因此可知，本經在三藏當中屬於經藏。

頂禮句是由譯者所寫的。這位譯者是誰呢？本經是以耶謝德這位尊者為首而翻譯的。當時在譯場中，有許多的譯師參與譯事，但是翻譯此經主要、上首的譯師是耶謝德。就像是當時鳩摩羅什的譯場當中，有許多人參與譯事，但以鳩摩羅什為首，他是譯主。同樣地，耶謝德是本經的譯主，所以「頂禮一切佛菩薩」這一句話，當初應當是由他所加的。

關於經題與譯者頂禮方面的道理，我們先前在數場講經課程中已經講過，此處就不再贅述。

正文說明五圓滿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王舍城靈鷲山中，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菩薩五百人俱。

接著講正文，其中先講序分。講正文時，會按照過去以五圓滿的方式來做講解。五圓滿包括哪些呢？宣說本經的時間、說法本師、於何處說法、說法對象（眷屬）以及所說內容（教法）。

時間圓滿

由於本經是屬於經藏，而且是大乘經藏。依據大乘通說，大乘經藏的結集者是慈氏怙主彌勒，有時說為文殊師利或祕密主金剛手。按照大乘不共的觀點，會認為阿難尊者和祕密主金剛手其實是一人，說他們二人任何一位結集經典，都不矛盾。從共通



乘的角度來講，經藏的主要結集者是阿難，若按照大乘不共的觀點，說祕密主金剛手結集大乘也是合理的。

由於本經是屬於經藏，經藏的結集時間是在佛涅槃後。當時，大家重憶佛陀在不同場合時說了什麼樣的話，以之做為集結的依據，對佛所曾宣說教法加以抉擇。在正文當中提到的「**如是我聞**」的主詞，按照大乘不共觀點來說便是祕密主金剛手，而由他所描述的「**一時**」，是指說法的時間。他提到「**如是我聞：一時……**」代表的是在某時、有一次他是這麼聽說的。這標誌著結集教法者，應當是直接聞法的——他聽到了佛陀當時這麼說。佛陀話語能流傳下來，大概有兩途徑：一種是親自聽聞佛所說的，第二種則是輾轉從別處聽到的。從「**如是我聞：一時……**」這邊來看的話，結集者應當是親聞的。

導師圓滿

「**世尊**」一詞，顯示導師圓滿，也就是說法者圓滿。

場所圓滿

「**在王舍城靈鷲山中**」。此句顯示場所圓滿，也就是說法處所圓滿。

眷屬圓滿

「**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菩薩五百人俱**」。此處顯示眷屬圓滿。本經所稱的比丘，與我們一般認知受近圓戒的比丘是有所差別的，因為此處的比丘應當理解為勝義比丘，也就是已經斷一切煩惱敵的阿羅漢境界比丘，而不僅是戒律上所定義的比丘。之所以說他們與一般的比丘不同，是因為他們被稱為「**大比丘僧**」，也就是說，這些人共有一千二百五十人整，他們既是比丘僧，還被稱為大比丘僧，因為他們已經無餘的滅除煩惱，故而稱之。在圓滿的眷屬中，有一千二百五十位已經證得阿羅漢的比丘，以及五百位菩薩。



堅勝意樂菩薩

爾時，堅勝意樂菩薩清旦而起，著裙、搭衣、持鉢，入王舍大城乞食。爾時，菩薩次第而行，至一長者舍。長者有女，形色妙好，韶麗可愛，端正殊好，色相第一。菩薩見彼女已，心生貪欲，極受熱惱，是故雖作是念：「我當作意，念不淨觀」，然心仍一向執受可愛之相。

堅勝意樂菩薩應當也是上述五百菩薩之一，也就是圓滿眷屬中的一員。一般稱菩薩為聖者，可是在經典中所提到的菩薩，也不必然是聖者。還是需要考究的。之所以仍待考究的原因，以堅勝意樂菩薩來說，他是在聞受本經之後，他才獲得證悟，所以本經一開始時他仍是凡夫位的菩薩。堅勝意樂菩薩既是五百菩薩之一，同時也是位比丘。今日我們還可以在斯里蘭卡這些上座部佛教國家看到托鉢乞食的這種傳統。在佛世，僧人們必須透過在午前托鉢化緣的方式來獲得飲食。所以我們就看到經文裡說到：「爾時，堅勝意樂菩薩清旦而起，著裙、搭衣、持鉢」，就是早上起來，就穿上他的下裙，披上法衣，拿著他的鉢去化緣乞食了。他到哪裡化緣呢？前往王舍城化緣。王舍城是在靈鷲山下的都邑，所以稱為「舍」。

起心動念

堅勝意樂菩薩是化緣乞食的。如何乞食呢？「次第而行」，也即一步步沿著化緣的路上走，然後到一位長者家中，「長者有女，形色妙好，韶麗可愛，端正殊好，色相第一」，這些文字很好理解，就不多做解釋。

當菩薩見到這位女子時，便「心生貪欲，極受熱惱」。方才提到這位菩薩仍然處於凡夫位的原因就在此。若是一個聖者菩薩，雖然他的面前也會出現貪欲境，但由於聖者菩薩已經斷除貪欲種子，所以即使對境現前，聖者仍然不會生起貪心的。然而，當堅勝意樂菩薩看到這名女子，就心生貪欲，極受熱惱，正因為他還是一介凡夫，由於過去強力的貪欲串習，他仍然受到貪欲熱惱所苦。



不淨觀以對治

話雖如此，從下面的文字我們可以觀察到，堅志勝樂菩薩確實還是一位具足正知正念的菩薩。為什麼呢？因為當他生起貪欲心、受貪欲熱惱的時候，他當下能認識到：我正受貪欲所熱惱。於是他想要運用斷貪的對治法，所以他就試著採行不淨觀。他想：「**我當作意，念不淨觀。**」我們可以按照《入菩薩行論》中，寂天菩薩所指出的方法來理解所謂的「不淨觀」。也就是說，無論是男子貪愛女子，或者女子貪愛男子時，對於所貪愛的對境，作意醜陋想、不可愛想。例如，觀想對方的身體是包藏著三十六種不淨物的臭皮囊，其內骯髒污穢，由骨鎖串聯成骨架所包覆。如此作意所貪愛的對境本性不淨，藉此對治法，去除本來認為「對境可愛悅意」之想，以對治貪欲，或使貪欲減弱。例如，我們雖然會對某些美食有所貪著，然而，假使今天你所貪著的對境與過去是同樣的食物，但它卻沾上了糞便等的不淨物，雖然它依然是你原先所喜歡吃的、所貪著的那個食物，你就也不會再想吃它了——因為你看到它有瑕疵、有汙穢。你所見到的過失，導致你失去原先對它的耽著心。這就是透過作意耽著對境的過失，而斷除、對治貪欲的方式。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菩薩是位具足正念跟正知的修行人。

雖然他運用了作意不淨觀的方法，來對治眼前的貪欲狀態，但仍未奏效。因此，下文提到：「**心仍一向執受可愛之相**」。這個執受可愛之相的對境，就是前述菩薩所見的商主之女。雖然他心裡面不斷作意不淨觀，可是他仍然將商主之女執著為非常可愛、宜人、百看不厭的，看上去便覺得十分莊嚴、美麗可人、最為殊勝。即便他不斷地用不淨觀來作意，心裡卻還是這麼想，他心中所浮現的，唯獨此女可愛的相（概念），並沒有真正視對境為不淨。

由是心執愛樂故，乃未受食，空鉢出王舍城；為令心於欲念無所作意，精勤分別觀察，然於欲念，力未能除。爾時，世尊清淨天眼，過於人眼，觀見堅勝意樂菩薩心生貪欲，雖觀察思惟，然於欲念，力未能除。

下面說「**由是心執愛樂故，乃未受食，空鉢出王舍城**」，原因是菩薩對所化緣的對象心生愛樂，可是他卻無法對治此心。對他來說，心生貪欲這樣子的狀態，是一種化緣的障礙，因此他沒有繼續化緣，帶著空鉢走出王舍城。



他出王舍城後，他心中仍然惦念著所貪愛的女子，心中還是有欲念的，所以說：「**為令心於欲念無所作意**」，就是他希望心裡面不要再停留在所貪愛女子的形象，不要再去想女子。此處所謂「**欲念**」，是指他對該女子起的耽著心，他想把這樣的貪戀除掉，不讓它停留在心中。他很努力這麼去做，具體是怎麼做的呢？「**精勤分別觀察**」，精勤分別觀察的對象是什麼？就是他所生起耽著、貪愛的女子。所謂的「**分別觀察**」，在此指的就是像剛才提到的「**作意不淨觀**」。為了將對境視為所斷，於是他通過觀察女子是由皮膚、脂肪、血液、骨骼等三十六種不淨物所組成的，數數觀察、仔細分析對境，這叫「**分別觀察**」。雖然如此，但「**然於欲念，力未能除**」。「**力未能除**」是指他仍然無法擺脫貪欲。這是因為：首先，他數數觀察、精勤分別的力量，缺乏足夠的串習力；其次，他對於所貪對境的執著習氣過於深固且積習已久，所以在運用對治時，力量尚不足以去除欲念。總而言之，就是他想要「**心於欲念無所作意**」這件事情，是以失敗告終的。

世尊天眼了知

「**爾時，世尊清淨天眼，過於人眼**」，「**清淨天眼，過於人眼**」指的是佛陀具有一切智智，所以他能夠觀見萬法。此處提到「**天眼**」，當然如果要詳述的話，要成就天眼應當具足四種因，但在此就不細講了。總而言之，「**清淨天眼**」指的是對於所度化對象的根、界、意樂、隨眠等差別，都能夠準確地了知，並隨順對方的個別情況而進行調伏，能夠了知這些的能力，稱為「**清淨天眼**」。此外，佛陀的了知智慧是不逾時的，能精準地了解對方的內心、隨眠差別等。如此「**清淨天眼**」有別於俗人的眼，所以「**過於人眼**」。佛陀以這樣子的天眼、遍智觀見什麼情形呢？他觀見「**堅勝意樂菩薩**雖然做了前述種種觀察，包括觀三十六種不淨物等，但力量仍然不足以去除欲念」的苦惱。總而言之，佛陀完全照見了堅勝意樂菩薩的困境。他不僅看到菩薩的困境，也同時觀見如何解決這種困境的方法與時機。



世尊化現善巧調伏

爾時，世尊為調伏堅勝意樂菩薩，乃於菩薩還歸之道，化現一女，形貌一如彼長者女。堅勝意樂菩薩見是變化女，即問言曰：「善女人！汝欲何往？」變化女告言：「汝住何處，我即往之。」菩薩即生恐懼，逃走遠避，入一山中，其地難至。變化女亦隨往赴。爾時，堅勝意樂菩薩身體疲憊而坐，變化女亦隨趁菩薩前，坐已，說是偈言：

「當以心斷我，身逃有何益？堅固身雖逃，不能斷貪欲。」

「爾時，世尊為調伏堅勝意樂菩薩故」。世尊之所以調伏堅勝意樂菩薩的原因，是因為照見他即將獲得解脫、証得菩薩初地了，所以應當要對他進行調伏。佛陀不僅是知道調伏時機已到，而且曉得該如何予以調伏。所以下文說佛陀乃「化現一女，形貌一如彼長者女」，就是因為他打算要調伏堅勝意樂菩薩，所以化現了一名與堅勝意樂菩薩所貪愛的長者女一模一樣的女子，來到堅勝意樂菩薩面前。

女子來到了堅勝意樂菩薩的面前，所以菩薩也見到了她。然而，堅勝意樂菩薩可知眼前是一名幻化的女子嗎？他並不知情。由於他不知道，所以認為：「哦，這就是我剛才在長者家見到的那位女子。」於是，當他在路上碰到這位女子時，就問：「善女人！汝欲何往？」（你要到哪裡去呢？）然後，「變化女告言：汝住何處，我即往之。」（你住於何處，我就去哪兒。）

「堅勝意樂菩薩即生恐懼，逃走遠避」。他聽了女子的話，起了一些執著為真的念頭。由於他是一名比丘，所以他揣摩著接下來將要發生的事可能會破壞他的梵行，增長他的煩惱。他執著這些都是真實的，於是心生恐懼而逃。

變化女的度化

他逃到一座山中，該地十分陡峭、難以抵達，「其地難至」可能是指地勢崎嶇、山形陡峭。「入一山中」，他到了這個地方，變化女也跟著他到同一座山裡。

「爾時，堅勝意樂菩薩身體疲憊而坐」，就是說他累了，必須要暫停一下。因為他考慮到：如果逃個不停、完全不休息的話，身體可能過於疲勞，就會逃不了。所以他就坐下來休息。



正當堅勝意樂菩薩爲了消除疲勞而坐下來時，變化出來的女子也跑到堅勝意樂菩薩的面前坐了下來。她不僅是坐下來，還說了下面這個偈頌：「**當以心斷我，身逃有何益？堅固身雖逃，不能斷貪欲。**」她的意思是說，你考慮到梵行可能受到影響，於是心生恐懼，爲了要擺脫我，你就逃走。你認爲我是你所貪愛的對象，並認爲應將貪欲的對境拋棄掉，所以才跑掉了。假使你認爲我是應該要斷除的對境，那也應該從心裡面斷捨我。否則，你的身體雖然離我而去、逃走了，然而只是身體斷捨我，豈能奏效（斷捨我）呢？這又有什麼用處呢？做不到的呀！偈中「**堅固**」一詞，也可能是呼喊菩薩的名字，說：「堅固呀！你身體雖然逃走了，但仍斷不了貪欲的。」¹

變化女說是偈已，即從彼山墜墮。墜已，其頭手足及諸肢節，各散異處。既而如掬冰雪，遇熱盡融，滲沒土中，彼變化女即忽不見。

當變化女說完這一句話之後，就從非常陡峭的山崖墜墮下去了，菩薩也目睹此景。「**其頭手足及諸肢節，各散異處。既而如掬冰雪，遇熱盡融，滲沒土中**」，這段話的意思就是她的頭移位了，手腳也移位了，乃至手指、腳趾都移位了，也就是身首異處。由於女子從非常高的地方摔下去，身體散成碎片，所以「**各散異處**」。就像是降雪時，用手去抓雪，雖然會以為將雪抓在手中，但因為雪在手中遇到體熱就會融化而消失的，就像水滲入土壤裡面一樣，了無痕跡。同樣的，變化女掉下去以後便身首異處，接著就向融雪般不見蹤影。

¹「堅固」一詞，應係指堅勝志樂菩薩。若做此解，則該句應斷句為「堅固！身雖逃，…」此外，又可将「堅固身」做另一解，即將之視為 འཇཉན་པ་ལུས 的異寫，其中， འཇཉན་པ་ （堅固）與 ལུས （身）應為同義詞，也即「堅固者·身」之義。依理而言，身體的特質之一為「非堅固」（ མི་འཇཉན་པ་ ），此處稱之為堅實，則應是相對於 གཞོན་པ་ལུས （義即「動搖者，心」）而說的。



堅勝意樂菩薩不見變化女，貪欲之心便即止息，復極沮悴。彼時，變化女所說偈言於是現前，故作是念：我當具白於世尊。

堅勝意樂菩薩這時候仍然不知道變化女是一名幻化的女子，他仍然將之視為真實、實在的女子。當他看到女子就這麼從懸崖墜下，摔得身首異處，後來又不見了，他先前對女子的貪欲心就完全停歇了，並且覺得這一切都沒有意義，心中非常懊惱。

正當他心非常低落的時候，突然想起先前變化女對他所說的偈子：「當以心斷我，身逃有何益？」他腦海浮現出這些道理，因此經文說「所說偈言於是現前」。他想起女子所說之話，便有了下面的念頭：「我當具白於世尊」。「具白」指的就是將上述的所有情形稟告世尊。

請示世尊

菩薩作是念已，世尊知其心意，而作是念：我當為說法教，令入法現觀。復次，堅勝意樂菩薩從彼難至之地來，詣於佛所，頭面禮世尊足，退坐一面。

正當他起心動念時，「世尊知其心之所向，而作是念：我當為說法教，令入法現觀」。世尊以「清淨法眼，過於人眼」的遍知智慧，察知堅勝意樂菩薩將要向他請益，便想道：我應當為他宣說法現觀之法。「說法教，令入法現觀」，在此指的就是能令菩薩獲得證悟或見道的法，或是能令他獲得解脫、如實現見諸法實相的法，這些叫做「令入法現觀」。

「復次，堅勝意樂菩薩，從彼難至之地來，詣於佛所」，他從先前那座難以抵達、地勢險峻的山中，來到佛陀所在之處，於是「頭面禮世尊足，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為多百千眷屬圍繞，瞻視於前，為眾說法。說法畢。堅勝意樂菩薩既知畢已，即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向世尊所，合掌頂禮，具陳上事。

「爾時，世尊為多百千眷屬圍繞，瞻視於前，為眾說法」。他抵達的時候，佛正在為廣大會眾說法，其中包括了菩薩、大眾、阿羅漢、天、龍、夜叉等數以十萬計的眷屬，所以說「多百千眷屬」。佛陀看著前方，為他們說法。

「堅勝意樂菩薩既知世尊說法畢訖，即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向世尊所，合掌頂禮，具陳上事」。佛陀說法時，中間到某段落時會停頓。停頓的時候，就表示至此說法圓滿。此時，堅勝意樂菩薩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然後將先前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做了報告——包括當他前往王舍城化緣乞食時見到女子，以及見到女子之後的反應等相關情形。

從序分的「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菩薩五百人俱」，到這段「即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向世尊所，合掌頂禮，具陳上事」為止，都可以算是「眷屬圓滿」的段落。

集結經典說明

在此，還是需要提醒一下：一部經典的所有文字不會全部都是佛陀親口講的。

在佛陀尚未涅槃之前，曾針對他涅槃後該如何結集經典的方法，該如何彙整、保存他的話語等方面，親自給予開示。相關開示收錄於《佛說法集經》²中。按照《佛說法集經》中所說的道理，佛陀當時就告訴弟子們，雖然你們在結集經典、回憶佛陀話語的時候，你所憶持的內容不見得全都是你能理解的，你未必懂得佛陀所講一切意義，但是如果你對「這些是佛陀所說」這一點不起疑心，如此將之整理、結集起來，那是可以的。按照這部經中所講的結集原則，為了要表示「對佛語確信無疑而做結

²《佛說法集經》也稱為《聖法集大乘經》，此處所說關於結集經典的敘事，與古代漢譯的《佛說法集經》略有出入。



集」，所以佛陀指示應當如此地安程序分：首先，應該在經的卷首加上「如是我聞，一時……」；接著，要標舉說法的地點、當時聞法的眷屬等，這些都要在清楚陳述於序分之中。

再來是敘述所說內容。以本經來說，主要架構為堅勝意樂菩薩向佛請問，然後佛加以回答。像這樣，關於請法者與說法者互動的客觀敘事，得透過添入的文字，將敘事彼此串聯起來。所以在結集的時候，必須使用這些添綴的文字。所以，一部佛經的文字並不都是佛陀親說的話語。那麼，能不能把這些添綴的文字也視為一種佛語呢？其實也可以，可以將之歸類在「開許佛語」之中。因為佛陀在《佛說法集經》裡已經開示未來在結集經典時，要加入這些敘事性的語言，才能使經文通暢。所以，這種添入文字的做法是得到佛陀直接開許的，因此可以將這些加入的語言算為開許佛語。至於佛陀在經典中所講的那些話，就是「親說佛語」——佛陀親自宣說的話語。這麼一來，若說整部經都是佛語，其實也無妨的。不只是《堅勝意樂品大乘經》，可以說凡是翻成藏文的這些經典，基本上都會有這樣的篇章結構。

結集佛語的時候，佛弟子們對於佛語做了抉擇。但當時並未將一切佛語都立為文字。為什麼呢？因為當初結集佛語的佛弟子們記憶力都相當好，大部分的人沒有記憶力衰退的問題，很多都證得了不忘陀羅尼。所以，他們幾乎不需將所聽聞到的內容用文字記下來。那時候，文字紀錄被視為很不入流的作法，因為代表此人記憶力不佳，才會用文字來提醒自己。所以，除了少數、個別的狀況，大多數的人都可以流暢覆述世尊的話語。例如，寂天菩薩傳講《入菩薩行論》時，他其實並沒有寫下來，而是獨自一人坐在法座上，就憑藉著記憶，將《入菩薩行論》的內容一句句說了出來。因此，我們可以想見，在結集經典的時候，那些結集經典的佛弟子們，他們記憶力肯定又比寂天那個時代的人更好。

所以有很長一段時間，雖說是結集經典，但那時候所有結集的經典，也是不立文字的，而且應當是有一種規矩，是不允許立為文字的。後來，由於大家的記憶力開始不若以往，有所衰退了，所以《毘奈耶釋》等內容，再不透過文字加以記錄是不行的。於是到了第三次結集經典時，就有採用文字來結集的情形。進行文字結集的時候，他們便按照佛陀先前所囑咐的，添入「如是我聞：一時……」這樣的字句。

法圓滿

第五項圓滿是「法圓滿」，也就是佛世尊所說的法。

我們現在按照「講經五要」的規範來講解佛語，包括：

- (一) 必要——為什麼要這樣子說、它的必要性何在；
- (二) 大意——陳述佛陀所說教法大致的意義；
- (三) 逐句消文——依序所講的內容、文義是什麼；
- (四) 關聯——前後意義彼此的銜接、呼應；
- (五) 反詰——包括對問題的提出以及答覆。

我們這次會按這些原則的前三種方式進行講解。目前正在逐句消文。

宣說如來法性

首先是「宣說本經的必要性」。如果單就本經的內容來宣說它的說法必要，可說是為了凸顯「如來法性遠離除遣與安立」而宣說此經。這是本經的個別必要性。為了將「如來法性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講得更清楚，令聽眾了解如來法性，所以佛說此經。若從心性直指的導引而言，可以說本經所談的是心性實相、心的法性。

辦究竟佛果

接下來，是就其長遠而言的必要性（更進一步的必要），也就是「透過此經的精要義理，能究竟成就圓滿正等覺的佛果」，這也稱作「究竟的必要」。了解此經，能使人人生具有意義，成辦廣大的義利——未來的究竟成就。

以出家人來說，出家人修學本經所講的教法內容，能令此生具義。也真正符合他於世尊教下出家的精義。此外，修學本經能破諸魔業。所謂的魔業，就是不利於善法修行、不利於善業白法的一切。由於修習此經能令人生具義，使自己真正符合一名世尊教下出家人的身份，並能破諸魔業，所以，能使自己成為真實的應供之處、真實的佈施之處。



再進一步而言，無論是否出家，從今生而言，修學此經都能使今生所得的暇滿人身具有意義；究竟而言，則能獲得究竟的解脫。甚至可以這麼說：無論是出家菩薩或在家菩薩，假使不能解悟此經的道理，尚且不說圓滿佛果，連初地菩薩的境界都無法證悟的。所以要證悟初地，就必須通達此經所講的內容，因此，證得佛果也同樣需要通達此經的內容。所以，從究竟的必要來說，此經是令人趨向究竟圓滿正等正覺的一部經典。以上是本經的必要性。

諦觀真實得解脫

再來是本經的大意。若要歸納本經的內容，大概是如何呢？

怙主彌勒菩薩在《大乘無上續論》或《現觀莊嚴論》裡，都有同一個與本經主旨相呼應的偈頌：「此中無所遣，亦無少可立，於正性正觀，正見而解脫。」此偈的出處即是本經。

此偈的第一偈「此中無所遣」，「此中」指的就是「在如來藏當中」，也就是「如來法性當中」，或者是「我們的內心法性當中」、「諸法實相當中」。「無所遣」就是沒有什麼需要被捨離的、除遣的。所謂「可捨離」、「可除遣」是指我們把事物當真了——將之視為真實。因為當真，所以我們需要排除一些被我們視為障蔽的事物。然而，從事物的本性來說，卻是沒有任何一法可除的。接著，「亦無少可立」的意思就是說，假設我們是用「除遣」跟「安立」的概念來看待事物，那麼，假設移除了某個我們所不欲的事物之後，是否還要另外建立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生的事物呢？其實不用。所以說「亦無少可立」。

「於正性正觀」，所謂「正性」（真實性），就是如此遠離「所捨」跟「所立」的「內心法性」，也稱之為「如來法性」——它遠離破立，也稱為真實性。我們應當正確地看待真實性，所以叫做「於正性正觀」。若能如此，則「正見而解脫」，也就是將能獲得解脫



無一法需斷、無一法可成

世尊乃告堅勝意樂菩薩曰：「善男子！若於修道所生者，周遍求覓。善男子！斷諸可貪之法，如來不說是為斷貪；斷諸可瞋、可癡之法，如來不說是為斷瞋、斷癡。」

本經的所說教法大致可以分為三段：第一段是佛世尊直接為堅勝意樂菩薩說法；第二段則是在佛說法之後，舍利子等八大聲聞弟子個別對此法進行稱揚讚歎；第三段則是佛陀囑託阿難尊者應當要弘揚此經，並且宣說此經的功德利益。

佛世尊直接為堅勝意樂菩薩說法方面，又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說「無一法需斷」、「無一法可成」，也就是煩惱等「所斷」以及對治等「所立」皆不可成的道理，亦即沒有破立可言。第二部分則是藉由六種譬喻來說明為何沒有破立可言。

接下來佛就說了，「善男子」，這是用來呼喊堅勝意樂菩薩、表示親近的意思。佛接著說「若於修道所生者，周遍求覓」。在道中所尋找的是什麼呢？即是解脫——從煩惱、所斷之中解脫，稱為「於修道所生者」，這是人們所「周遍求覓」的。

接著，佛陀再一次的呼喊菩薩：「善男子」，此處同樣是要表達親近的意思。「斷諸可貪之法，如來不說是為斷貪」，意思是，我雖然說要斷貪，可是我沒有說「把貪的對境給斷掉」，「可貪之法」指的就是所貪的對境。

甚深究竟見

為甚麼這樣說呢？其實這裡的表述方式，如果用現在比較現代的語言來講的話，它是相當進階（advanced）的教法。

為甚麼說此法是進階之法呢？它可以說是最高深、登峰造極的教法。此話怎說？在此之前，佛陀為了要讓所度化對象修練自心，所以按照他們的狀態，應機施設了不同的教法——為他們次第宣說業因果、輪迴過患、有漏皆苦、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等教法。然而此處所說之法，其實已經來到見地的巔峰。攀登到巔峰時，巔峰以下那些次第性的見地，都不再算是高深的見地，也就是說，先前所說那些業因



果、輪迴等見地，都不能說為最高深的究竟見。由於現在已經抵達見地的究竟處，所以在見地究竟處以下的見地，都只能被視為另有密意、需要進一步闡釋，只是為了要次第引導眾生入道、通向究竟見而權宜宣說的教法，成了一種相對而言並不究竟的見地。

所以我們此宣說的這部經典，它的聞法大眾都是大比丘僧與菩薩眾。也就是說，聞法的菩薩大眾們先前都已修練自心、完成一定的鍛煉。同理，我們現在學習這部經典，也應當具足「修心」這一前行準備。也就是說，透過菩提心的教法次第修練自心，再來受持如此見地最極高深的教法——因為這部經典所講的見地是究竟見，就像《維摩詰經》。

離一切取捨

佛陀為何在本經中說「斷諸可貪之法，如來不說是為斷貪；斷諸可瞋、可癡之法，如來不說是為斷瞋、斷癡」呢？以堅勝意樂菩薩的例子來說，他見到了那位女子並因而生起貪欲。對他而言，那位女子即是貪愛之因。他為要斷除貪愛之因，所以逃離那位女子遠遠的。所以他是運用「排除、遠離貪愛之因」的方式來斷貪，期待藉此達到不貪的結果。然而，佛陀指出：如果你試圖「將所貪的對境視為貪愛之因，並加以捨棄」的話，終究是無法斷貪的。同樣的，斷除瞋心時，不應將怨敵視為瞋恚之因，然後試著除掉怨敵而認為這樣可以斷瞋；同樣的，斷癡也是如此的，不應認為「我將愚癡之因、愚癡的對境給拋棄掉之後，就可以斷除愚癡」。這些都不是斷貪瞋癡的正確方式。

「何以故？」善男子，如來不為諸法可捨故說法，不為諸法可得故說法；不為諸法可知、可斷、可修、可現前、可現證，不為輪迴可出、涅槃可證故說法；不為諸法可除、可立、可分別故說法。

佛陀繼續說道：「何以故」，也就是為何如此呢？因為「如來不為諸法可捨故說法」，意思是佛陀不會因為諸法是可捨的、可以捨棄的，或者有所得而說法。

同樣的，佛陀也不會因為諸法是可被了知的、可以斷除的、可以修習的、可以現前的、可以現觀的，不會因為輪迴可以出離、涅槃可以現證，也不會因為諸法可以被除遣或可以安立而說法，佛陀不會這麼說的。



此處的「可知」指的是苦諦，「可斷」指的是集諦，「可修」指的是道諦，「可現前」、「可現證」則指的是滅諦。意思就是說，佛陀不會說苦集滅道是真實。

離一切破立

接下來，佛陀又說「**佛陀不以諸法『可現觀』而說法**」。「**現觀**」指的是見道位與修道位的功德，就是聖者的功德，而佛陀並不因為「聖者功德實有」而說法。「**不為輪迴可出**」，出輪迴指的就是從輪迴當中解脫。不為「**涅槃可證故說法**」，就是說不會說「現證涅槃是實在的事」。然後不會說以諸法「**可除**」——可除遣、遮破、捨離、斷除，指的就是「破、立」以及「取、捨」當中的「破」或「捨」。再來，所謂「**可立**」，指的就是「破立」當中的「立」，亦即建立、安立，或者說「取捨」當中的「取」，也就是滅諦功德，包括佛陀的四無畏、十力、十八不共法等。佛陀也同樣不會宣稱這些功德這些是實在的。

如來法性無二

「善男子！二分別者，即非諸如來法性。凡行二法者，彼等即非入於真實。」

為何佛陀不為諸法而說法呢？「**善男子！二分別者，即非諸如來法性**」。「**二分別**」指的就是對立法、相對性（或稱為「對待而有」），例如：可知與能知、可斷與能斷、可修習與能修習等，這些都是二元對立或彼此對待的分別法。只要是二分別，就不是如來法性。

無論是此經所說的如來法性，或者是平常所說的如來藏，一切法的本性都是無二的，都是非二分別法。只要是落於二分別，就不是如來法性。

「**凡行二法者，彼等即非入於真實**」，「**行二法**」指的就是以二分別而運作，比方說認為有所斷與能斷，有可遮破與能遮破，有所安立與能安立，這樣子去看待叫做「行二法」。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只要是「行二法」，那就不是住於真實。



何謂「二」？

「善男子！云何為二？若作是念：『我當斷貪』，是為有二。若作是念：『我當斷瞋』，『我當斷癡』，是為有二。如是加行，彼等皆非入於真實，而謂入於顛倒。」

什麼叫做「二」呢？

「若作是念：我當斷貪，是為有二」，只要你認為「我要斷貪」，這樣就是「二」了，就是二分別了。此話怎說？以堅勝意樂菩薩試著斷除對女子的貪愛來說，他想著「我應當斷貪」，所以用他觀察分別的智慧想著「我應當斷貪，我要斷貪」，所以有一個主體「我」就出現了——也就是要做這件事情的「能作者」。同時，還有了一個可被斷除的對象（所斷法），也就是煩惱，例如貪煩惱，它是被斷除的，屬於「所斷」。這麼一來，能作者與所斷就成了二元對立，這就是「有二」。所以說「若作是念：我當斷貪，是為有二。若作是念：我當斷瞋，我當斷癡，是為有二。」

造作即不住真實為顛倒

然後下面又說了，「如是加行」，就是一切所做所為——一切與二分別相關的造作，都叫「加行」。「彼等皆非入於真實，而謂入於顛倒」，包括哪些加行呢？例如，心想「我當斷貪、我當斷瞋、我當斷癡」這些想法，而精進從事些相應的「斷貪、斷瞋、斷癡」的行為、造作，就是經文所謂的「如是加行」。若這麼做，「彼等皆非入於真實，而謂入於顛倒」，意思是他們就不能被稱為住於真實，而稱為入於顛倒。

總結不二性

今天的課講到這邊。我們今天講到佛世尊為堅勝意樂菩薩宣說諸法法性、如來法性遠離一切破立，本性不二。下一堂課，將會接著今天的概要架構，進一步做廣說。於下文中，佛陀用了六種譬喻來廣說此理。

課程回顧

讓我們再回顧、總結一下今天講過的內容。首先是本經的結構。我們按照本經被翻譯為藏文的結構來說的話，它分為四個部分，也就是經題、譯禮、正文以及跋文。

我們已經講完了四個部分當中的經題、頂禮句，並已進入正文了。

在講解正文時，也採「五圓滿」而作解說，包括：導師圓滿——說法者即是佛世尊本人，還有說法的場所、說法時間、說法的對象（眷屬）等，我們大致提到了這些內容。

至於「所說教法圓滿」，我們則遵照一般常用世親論師所講的說法五要（也稱為聞法或說法的五竅訣）而做講解。其中前兩項（必要、大意）已經講完。

之後則是按照段落逐句消文，進行廣說。消文的過程其實是扣著前面所說的內文大意而進行的，也就是宣說如來法性（諸法法性）離一切破立、取捨的道理。正式宣說離一切破立取捨方面，又分為兩項，包括：正說離破立取捨，以及舍利子等八大聲聞弟子聽聞世尊所說教法之後紛紛隨喜讚歎。「正說離破立取捨」又再分為兩段：第一段是世尊直接宣說如來法性遠離破立，其次則為世尊依六種譬喻廣說一切如來法性遠離破立的道理。我們這一堂課已經講完「世尊直接宣說如來法性遠離破立」。下一堂課程開始，就要透過世尊所舉出的六項譬喻來廣說如來法性遠離破立的道理。



迴向

最後請將聞法所得的善根作迴向發願，然後便結束今日的課程。

我們用中文也唸一遍迴向發願文：

願以此福證得遍知果，復能勝伏諸過之敵眾，
生老病死大海翻湧間，一切眾生皆能得解脫。

文殊師利勇猛智，普賢慧行亦復然，
我今迴向諸善根，隨彼一切常修學。

三世諸佛所稱嘆，如是最勝諸大願，
我今迴向諸善根，為得普賢殊勝行。

生生世世不離真實師，而能受用正法之妙財，
圓滿五道十地諸功德，速疾證得金剛持果位。